

印度之旅

佛斯特(E.M. Forster, 1879~1970)·二十世紀前半英國文壇的翹楚。「印度之旅」藉著英、印人民間的交往、衝突、誤解和離散，透過山洞回音的暗喻，企圖在政治和統治之外，說明人類感情和理智溝通的可能。是一部詮釋人性通衢的不朽史詩。



I561.44
157

世界文學全集⑤②

印度之旅

佛斯特/著 陳蒼多 張平男

華書

世界文學全集

L052

印度之旅

發行人 / 林弘志
社長 / 張坤山
主編 / 黃慧隆
原著 / 佛斯特
翻譯 / 陳蒼多 張平男
管理部 / 邱瑞菊
發行部 / 蘇榮泉
出版者 /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号
電話：2231327～9
郵撥：0507053—1 張陳秀梅帳戶
總經銷 /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店市民權路 130 巷 6 号
電話：218—7307
郵撥：0578690—5
印刷所 /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号
電話：2231327—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2146 号
新版中華民國 81 年 6 月 定價160元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鑒鑠如昔，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爲一個印刷人，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佛斯特及其「印度之旅」

1 佛斯特傳略

佛斯特 (E. M. Forster) 是二十世紀英國的偉大小說家之一，他和勞倫斯 (D. H. Lawrence)、喬埃斯 (Joyce)、吳爾芙 (Virginia Woolf)、赫胥黎 (Huxley) 和康拉德 (Conrad) 幾乎平分二十世紀前半期英國文壇的秋色。佛斯特除了小說外，又以文學理論「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一書出名，可說是研究小說的經典作品之一。

佛斯特是所謂「布倫斯伯利文學集團」(Bloomsbury Group) 的健將之一，生於一八七九年，曾就讀英國皇家學院。大學畢業後佛斯特前往意大利，以意大利為背景寫了他早期的兩部小說「天使怕履之處」(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以及「風景之屋」(A Room with a View)。這兩本小說是以高度喜劇的風格有效地討論英國人和意大利人之間的文化隔閡，就如同以後的「印度之旅」探討英國人和印度人之間的誤解一樣。

一九〇七年佛斯特回到英國，又以英國為背景寫了兩本小說，「最長的旅程」(The Lon-

gest Journey) 和「霍華思莊」(Howards End)，後者是至那時為止佛氏最重要的作品。四年後，佛斯特跟在皇家學院時曾是他教師的狄金生(G. L. Dickinson)出發到印度(佛氏曾寫了三本傳記，「狄金生傳」即其中一本。)一九二一年佛氏再訪印度，使他對印度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四年之後他寫了最出名的小說「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如果不論佛氏於一九七〇年以九十一歲高齡逝世後出版的作品，則上述五本小說就其技巧而言，皆稱得上現代的經典作品，尤其「印度之旅」更是一部豐盛而令人難忘的傑作，足與吉卜林的「金姆」(Kim)並稱為描繪英國殖民地印度最深入的兩部經典名作。

雖然就小說而言，佛氏的作品數量不算多，但其散文却可算多產。一九二七年佛斯特曾應邀至劍橋發表每年的克拉克(Clark)演講。此後他將演講內容輯為出名的「小說面面觀」。另外兩本文集是「爾賓吉豐收」(Abinger Harvest)和「二呼民主」(Two Cheers for Democracy)，內容範圍廣泛，有短評、隨筆、人物、書評等。後者中有一篇「我的信念」，闡述佛斯特的哲學信條。佛氏曾寫電影脚本「提摩西日記」(Diary for Timothy)，並且也為本傑明·布利登的歌劇「比利·巴德」(Billy Budd)寫歌劇脚本，可見他的多才多藝。

佛斯特是皇家學院的榮譽會員，晚年大部份時間都住在母校。除了偶而的演講和開會外，他並沒有正式在那兒教書。佛氏自從早期浸淫在布倫斯伯利令人陶醉的智性氣氛以來就與自由主義提携。他坦然反對法西斯主義，二次大戰期間曾向印度發表深具價值的廣播，號召他從前的朋友

支持英國抵抗侵略的義舉。

②「印度之旅」的內容

何吉玆是一位喪偶的印度醫生。一天他跟朋友吃晚餐時，他的上司卡冷達醫生派人差遣他去。他到達醫院後却發現卡冷達已經離開但却沒有留下口信。更使他感到屈辱的是，兩個英國女士坐了他雇來的車子却沒有對他說一聲謝謝。

遭遇了英國人這種典型的無禮對待後，何吉玆在懊惱之餘偶然走進一間回教寺院以求片刻的精神安寧。他看到一位英國女人，以為她進入寺院沒有脫去鞋子，就對她叫着。但這位英國女人摩爾夫人早就赤腳走進寺院。這使何吉玆非常高興，就跟她談起來。何吉玆也很高興聽到摩爾夫人對卡冷達夫人的評價不高。

摩爾夫人來到不出名的強德拉波城，是爲了探望她的兒子奚斯洛市長。她也把奚斯洛的女友何德蕾帶來。何德蕾決心看看「真正」的印度，於是有人向她建議舉行一次「橋之派對」，以縮短英印人之間的距離。

「橋之派對」大爲失敗，因爲除了何德蕾外，大部份的駐印英人都表現一派高傲的姿態。何吉玆拒絕參加。何德蕾小姐在「橋之派對」遇見了政府大學校長費爾亭。費爾亭是少數真正同情

印度人的英國人之一。他邀請何德蕾和摩爾夫人到他家喝茶。應邀的人還有回教徒何吉茲醫生和印度教徒哥波教授。費爾亭和何吉茲一見如故談得很熱絡，但奚斯洛的出現却破壞了和諧的氣氛。奚斯洛不贊同英印人之間的接觸，他無禮地打斷了哥波教授正在唱的一首印度教歌，把何德蕾和摩爾夫人帶走。

何德蕾爲奚斯洛的無禮行爲感到惱怒提意解除婚約，但一次意外事件又使他們決定恢復婚約。同時何德蕾不顧奚斯洛的反對接受了何吉茲的邀請，決定和摩爾夫人一起去著名的風景勝地馬拉巴山洞一遊。

這次旅遊開始就多災多難。原先預定要參加的費爾亭和哥波却因爲早晨祈禱的耽擱而沒趕上火車。那天天氣炎熱，摩爾夫人觀看了一個山洞之後就感到不舒服，自己坐在外面的一塊岩石上，而何德蕾和何吉茲觀賞另外的山洞。何德蕾和何吉茲離開了一會兒，他再看到她時，她正歇斯底里地跑下山去找開車來的德蕾克小姐。和德蕾克一齊來的費爾亭跟着摩爾夫人及何吉茲回到強德拉波城。

何吉茲到達車站後立即被捕。何德蕾控告他在山洞襲擊她。雖然費爾亭堅持控告純屬「莫須有」，但何吉茲還是被關進監獄。駐印的英人聚會準備對何德蕾遭受的無禮採取行動，何德蕾精神已經崩潰了。

審判使英國人和印度人之間的敵對更形尖銳化。摩爾夫人告訴她的兒子說她確信何吉茲不會

襲擊何德蕾，於是她被安排乘船離開印度。自從馬拉巴山洞回來之後，摩爾夫人就變了，她對於兒子或任何人的所作所爲不再感興趣，只是沉思着她在山洞內聽到的反覆回音，所象徵的生存虛無。

費爾亭支持何吉茲醫生，所以被排擠出英國人的社交場合。案件本身因牽涉到奚斯洛本人，所以改由他的助手，能幹而膽小的印度法官達斯先生掌理。英國僑民擠進法庭，試圖恫嚇達斯先生。印度人知道摩爾夫人忽然離開印度，都認爲因爲她會提供有利於何吉茲的見證而被誘拐走。法庭外的印度人把她的名字轉變成一個女神的名字，喃喃唸着。

何德蕾站在見證臺時精神崩潰了。她無法證實何吉茲醫生跟她進入一個山洞，整個可怕的經驗就像一場惡夢。審判突然結束。英國僑民甚爲憤怒。在印度人的勝利慶祝會中，費爾亭與何吉茲分離而跟何德蕾湊在一起，他把她安頓在他的大學裏。

審判之後，消息傳來：摩爾夫人死於船上。何德蕾回國，中斷她與奚斯洛的婚約。費爾亭說服反英的何吉茲不要要求何德蕾賠償損失。

兩年後何吉茲離開強德拉波去當印度一位君王的宮廷醫生。費爾亭回到英國，時常與何吉茲通信，但何吉茲異常憤怒，因爲他認爲費爾亭回國是看在何德蕾那些本屬於他的金錢而欲跟她結婚，哥波又火上加油，告訴何吉茲說，費爾亭已經與何德蕾結合，而事實上費爾亭是與摩爾夫人的女兒史特蕾締結鴛鴦。

一天晚上，在一次印度教徒的宗教慶典中，費爾亭和史特蕾來拜訪何吉玆。雖然何吉玆明白了真相，但仍然對他們表示冷漠。不過他們兩人在聽到何吉玆的君王逝世後，還是一齊坐車通過對他們陌生的鄉村。他們又重新和好，因為費爾亭由於婚姻的關係而對他一度輕視的殖民地有了義務，而何吉玆則由於審判的經驗更增加了他的印度人成份。兩位朋友分離，以後永不會再見面了。

③「印度之旅」析評

就內容和文體而言，「印度之旅」都很類似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小說。我們可以說，詹姆士爲了表現美國人的天真，就安排他的角色前往歐洲（如「奉使記」），而佛斯特爲了展示英國人的天真就讓他的角色前往印度旅遊。所以詹姆士的「奉使記」和佛斯特的「印度之旅」都是「入世小說」或所謂的「來自鄉間的年輕人」的傳說原型，主角到國外經歷一番以後，對事物的觀點由天真漸趨成熟，如同經過一番歷練而豁然開通一般。

書名 *A Passage to India* 取自惠特曼的一首詩，詩中讚美蘇彝士運河的開鑿使得印度之旅成爲可能，並歌頌「自然和人類將不再分離」以及「一切的感情將得到充分的反應……」本書開始時費爾亭也採取這種樂觀的態度，他相信這個世界是「人類居住的地球，他們試圖彼此接觸

，而做到這點最美好的方式是藉着善意加上文明和智力的幫助」。一般認為佛斯特將種族和國家的緊張狀態認為是人類的問題而不是政治的問題，因此佛斯特企圖表現的不僅是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帝國和殖民地之間的摩擦，民心和政府的抵觸以及階級和種族問題，更重要的是，他要呈現有關生命、死亡和人類關係的神秘而具高度象徵性的觀點。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二五年以後這段期間是決定性的年代，其中還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這使得佛斯特堅信不同地位、宗教和社會背景的人彼此交通和交往的重要性。所以 *Passage* 一字更具有高度的意義（有人譯 *Passage* 為「通道」），此書的企圖是要「連結」（如同佛斯特在「霍華思莊」一書的企圖），要發現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線索和關連。這種線索關連在國際的高階層會議中無法發現。其主要解決方法是重新估計個人心靈中的理性、感情和超理性的作用，易言之，也就是探索人類生活的神秘層面。

但是「印度之旅」中的角色在這方面的表現却是失敗而悲觀的。除了兩個種族之間存在的根本憎惡和誤解之外，英國人之間和印度人之中也無法互相提携。例如，奚斯洛市長無法了解他母親對於世界的消極觀點；費爾亭因為對印度人採取人道主義的觀點而不見容於英國社會；信仰神秘印度教的哥波教授拒絕幫助信仰回教的理性主義者何吉茲醫生；甚至費爾亭和何吉茲之間的脆弱友誼也因為加諸雙方的壓力而破碎。將人們分隔的馬拉巴山洞發出的回音似乎在說：「一切都存在，沒有一樣有價值。」摩爾夫人試圖去愛和了解人類，但她發覺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無法彌補

，於是她悄然而逝。

然而文評家何倫 (Glen O. Allen) 却持樂觀的看法。他認為本書的三部份「寺院」、「洞穴」和「廟宇」，分別暗示印度的春季、夏季和潮濕的秋天雨季，也分別暗示人們的感情、智力和愛，而書中的何吉茲代表感情，何德蕾代表智力，哥波代表愛，神秘的摩爾夫人具有感情的衝動，同時涉及智力，所以她似乎在寺院、洞穴和廟宇之間都同樣感到自在。代表智力的何德蕾處在一片混沌的印度，她要求一個有理性有目的的世界，但是馬拉巴山洞却告訴她，對生活採取智力的反應是不足夠的。她在馬拉巴山洞的可怕經驗無法以智力來解釋或了解，結果她就瘋狂地控告何吉茲醫生。當一個陌生而非理性所能把捉的世界在洞穴的黑暗中向她襲擊時，「控告」就是她試圖處理她所了解的世界的方式。何倫也認為小說的三部份勾勒出對生命的三種態度：活動、知識和奉獻，他認為佛斯特的成功在於他藉着象徵性動機的巧妙使用，把這三者溶合在一起，使它們形成一種完全令人滿足（縱使神秘化）的生活和藝術的型式。這三種生活型式的溶合在本書小船於烏鎮貯水池中互撞一幕中展現。費爾亭和何吉茲在為生命和豐饒之水所環繞的狀態中相見。在奉獻儀式達到高潮時，東方和西方，感情和智力發現了一個共同的園地。佛斯特仍然堅持調和的原則是人類至善的狀態。又何吉茲的名字 (Aziz) 包含英文字母的全程——自 A 至 Z，是否佛斯特有意讓代表感情的何吉茲包括所有基本的人性呢？

總之，「印度之旅」應該是一本探討人類交通和交流可能性的小說，無論佛斯特書中的角色

在排除東西方障籬的企圖成功與否，企圖總是存在，而這種企圖就是一種希望之光。東西文明的調和之光至少在書中透出希望的晨曦，這也就是為什麼卡爾（H. R. Karl）和馬加蘭內（M. Magalaner）說，安諾德的「甜美和明亮」（sweetness and lieght）自佛斯特的作品中強烈地發射而出的道理。

註：「風景之屋」（A Room with a View）是佛斯特早期的作品，電影譯成「窗外有藍天」。

第一部 回教寺

I

強德拉波城除了二十哩外的馬拉巴山洞外，並沒有其他可觀的風景勝地。與其說它被恒河的水侵蝕，不如說它是突出於恒河河岸，而沿着河岸迤邐了數哩之長，由於河岸上佈滿了隨意丟棄的垃圾，以致於城市本身與垃圾堆幾乎難以分辨。河岸沒有可資步下沐浴的臺階，因為這一段的恒河並不是神聖所在。事實上這裏並沒有河岸，而市場遮蔽了河流遼闊而多變的景象。這裏的街道邇邇，寺廟也並不雄偉，雖然有幾間精美的屋宅，但它們不是座落於花園中，就是座落於小巷裏，而巷子的骯髒又使人望而卻步，除了應邀而來的訪客外，乏人問津。雖然強德拉波城從未曾成爲一個大城市或美麗的城市，但在兩百年前，它卻是上印度（在當時是帝國）與海之間的必經之地，那些精美的房子就是在那時期建造的。到了十八世紀居民就失去了裝飾住宅的熱情，且人們從未自動地裝飾他們的屋宅。市場裏沒有圖畫，也幾乎沒有雕刻。木頭看起來像是泥巴做

成的，居民也像是移動着的泥塊。眼中所見的一切是如此地卑微、單調，所以當恒河流過時，人們可能會期望它把這個城市中累贅的事物沖回泥土。這裏的房屋倒塌，人們溺死了，任他腐爛，但城市的輪廓依舊，這兒膨脹，那兒收縮，像是某種卑下但無法毀滅的生物一般。

內陸的景觀則有了變化。那兒有一個橢圓形的廣場和一間淡黃色的長形醫院。歐洲人所擁有的房屋座落在火車站旁的高地上。越過與恒河平行的鐵路之後，地形下陷，然後又陡然地突起。在第二個突起之處座落了一個小派出所，由此地望去，強德拉波城又是一個迥然不同的景象——它變成一個花園之城；其實它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處稀疏地點綴着小茅屋的森林。它是一個濱臨於尊貴之河的熱帶遊園。那些原先為市場所遮蔽的椰子樹、林姆樹和芒果樹以及皮柏樹現在都已清晰可見，且反而遮蔽了市場。這些樹受到花園中古老水池的滋潤而成長，而突出於令人窒息的貧民窟和沒人朝拜的寺廟之上。由於企希陽光和空氣，並且比人們秉賦更大的力量，它們超拔於周遭的低物之上，以樹枝和樹葉互相招手致意，而建立了一個衆鳥之城。尤其是在雨後，它們更形成一道天幕，蔭庇了從其下面通過的人和物。但在平常，即使是枝葉稀疏或凋零殆盡的時際，它們仍為居住於高地之上的英國人增添了不少光采，因此初來此間的訪客無法相信這個城市會像外人所傳述的那般乏善可陳，而會情不自禁地走訪城區，但終究他們會發現外人所言不虛。至於那個小派出所則無可觀之處，它既不吸引人，也不令人厭惡。它的設計得體，前端設有一個紅磚建造的俱樂部，後面有一家雜貨店和一塊公墓，那些周圍有陽臺的木造小平房則沿着垂直相交的

道路星羅棋佈。它並無驚人之處，只是從此處觀望可看到此城市的美麗景緻。它超然於此城市而孤立，只是和此城市同頂着蒼穹。

天空也有變化，只是它的變化比植物及河流的變化不明顯而已。偶而雲層浮佈於天空，但通常天空是諸色紛雜的圓頂，其主色是湛藍。白天時，藍色的天空越是接近地平線，顏色越是褪淡而終至成爲白色，但日落後，蒼穹就披上一層新的外衣，由日落所在的西方起，其顏色便從橘紅色逐漸向上溶淡爲柔和的紫色。但它的主色還是湛藍，即使在夜晚也是如此。然後羣星宛如燈籠般懸垂於無垠的穹蒼。羣星與蒼穹的距離和羣星之後無垠的天際一比就微不足道了，而羣星之後的天際終於擺脫了藍色的渲染而無法以顏色來描述了。

天空不但決定了氣候和季節，也決定何時大地將會變得美麗。大地除了百花的迸放並無法改變其樣態，但天空作美時，強德拉波城的市場可因雨點的洗刷而變得清新秀麗，或陽光普照使大地一片和煦。天空可這樣地改變大地的風韻，因爲它是如此強壯和巨大。天空因吸取太陽每日傾注其中的精英而強壯，因廣袤的大地而變得巨大。沒有突出的山脉破壞了穹蒼的弧線。大地平坦地向外延展，偶而微微突起，但又復歸平坦。只有在南方，成堆的拳頭和手指突出於土壤之上，阻礙了大地無垠平坦的延展。那些拳頭和手指就是那些不尋常的洞穴所在的馬拉巴山丘了。

年輕人放下了他的腳踏車，僕人來不及接手，車子便倒下去。他踏進走廊，神采奕奕地叫道：「哈米都拉！哈米都拉！我遲到了嗎？」

「不用道歉，」他的主人說，「你每次都遲到。」

「好心回答我的問題，我遲到了沒有？瑪默·阿里把東西都吃光了嗎？如果這樣我就到別家去，瑪默·阿里先生，你好嗎？」

「謝謝你，何吉茲醫生，我要死了。」

「還沒吃飯就死去？哦，可憐的瑪默·阿里！」

「這兒的哈米都拉實際已死。他就在你騎上腳踏車時一命歸天的。」

「不錯，是這樣，」另外一人說道，「想像我們兩個從另一個較快樂的世界向你招呼。」

「在你們那個較快樂的世界裡也有水烟筒這種東西嗎？」

「何吉茲，不要扯淡。我們正在談一些悲傷的事。」

水烟筒裝得太緊，在他朋友的家通常都這樣，憂鬱地發出泡沸沸的響聲。他哄誘着水烟筒。